

黃士交神父的簡介：

出生日期和地點：1968 年 6 月 6 日，山打根加拉文丁 Karamunting

天主教信仰

洗禮：1968 年 7 月 14 日，山打根聖瑪利教堂

堅振禮：1979 年 8 月 19 日，山打根聖瑪利教堂

家庭

父親：Paul Wong Shui Tshun，山打根中央市場賣釀豆腐和魚丸的小販。1995 年去世，享年 75 歲。

母親：Rose Chung Thiem Yin，一位居住在山打根的家庭主婦。

兄弟姊妹：若望(John)是家裡 11 個孩子中的第七個，有五個兄弟 (Micheal、Simon、Joseph、Vincent 和 Anthony) 和五姊妹 (Maria、Anna、Mary、Imelda 和 Pracida) 都住在山打根。

教育

小學：山打根正明華小 (1974 - 1979) 中學：山打根聖瑪利中學 (1980 - 1986)

進修：加爾默羅會靈修，Teresianum Institute，羅馬 (2002 - 2004)

就業

Hanamay Sdn Bhd 推銷員 (1987 年 - 1990 年 5 月)

聖職進修

預科課程：1990 年 7 月至 1991 年 12 月在沙巴兵南邦天主教教區中心

神學院課程：1992 年 2 月至 1998 年 12 月在砂勞越古晉聖伯鐸修院

讀經事工：1995 年 4 月 7 日

輔祭事工：1996 年 11 月 20 日

牧灵实习體驗：

1996 年 - 那篤聖道明堂，；

1997 - 斗亞蘭聖若望堂

1998 - 亞庇聖心主教座堂

任命執事：1998 年 1 月 8 日，亞庇聖心主教座堂，由拿督若望李奕瑶主教晋升执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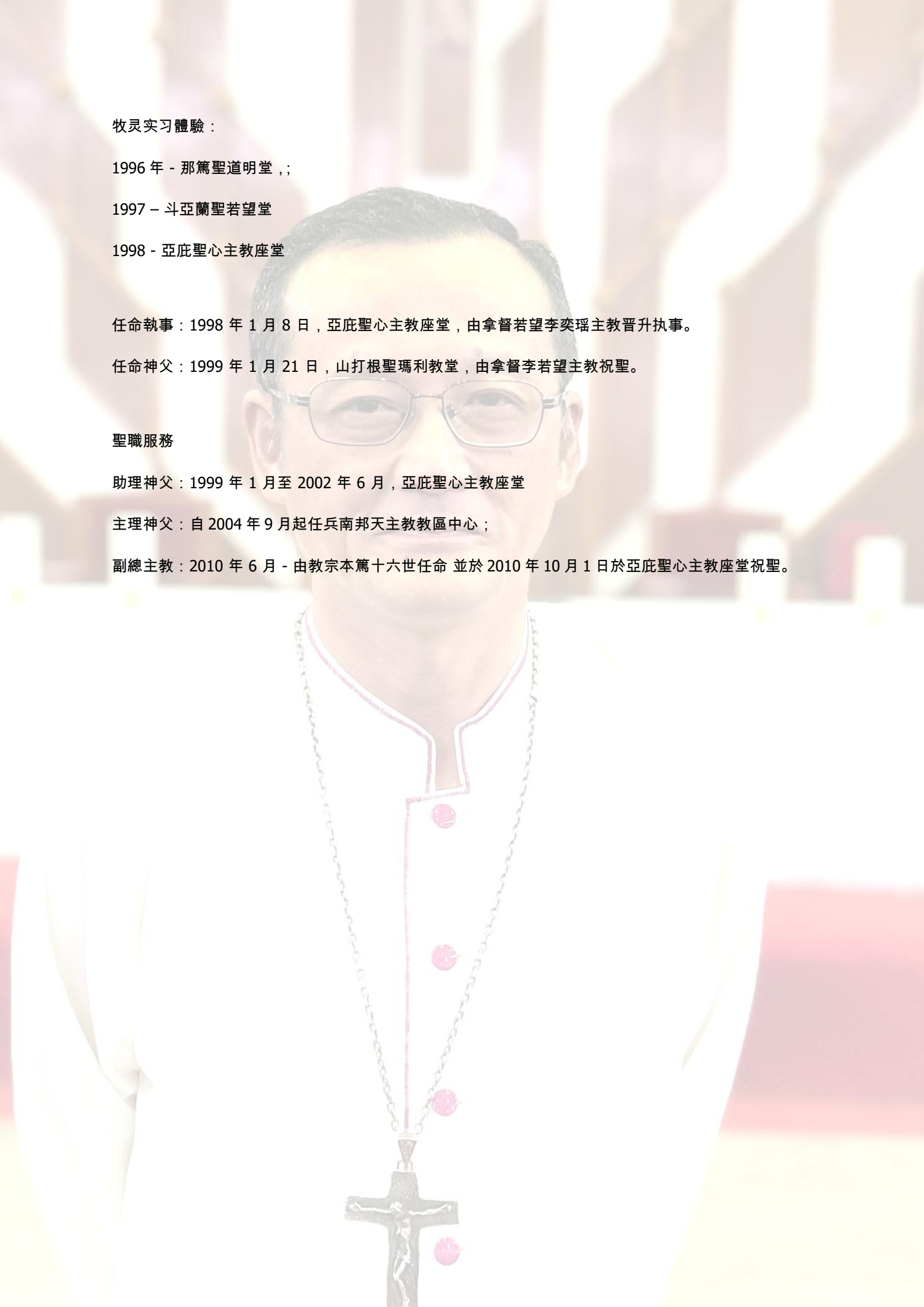
任命神父：1999 年 1 月 21 日，山打根聖瑪利教堂，由拿督李若望主教祝聖。

聖職服務

助理神父：1999 年 1 月至 2002 年 6 月，亞庇聖心主教座堂

主理神父：自 2004 年 9 月起任兵南邦天主教教區中心；

副總主教：2010 年 6 月 - 由教宗本篤十六世任命 並於 2010 年 10 月 1 日於亞庇聖心主教座堂祝聖。



黃士交神父簡短分享他的司鐸之旅

[摘自 1999 年 1 月 21 日的晉鐸手冊]

箴言 8:35 說：“因為誰找到我，便是找到生命，他必由上主獲得恩寵。”

在我的一生中，我感覺到上主沒有忘記我，祂卑微的僕人。祂在我的人生道路上不斷地引導和保護我。我出生於 1968 年並受洗。我是在一個有十一個孩子的家庭的第七個孩子，有三個哥哥，三個姐姐，兩個弟弟和兩個妹妹。我和其他孩子一樣長大。我從小一到中五都接受普及教育。除了學業之外，我還得幫父母做農耕粗活，撿柴火供家裡使用，還要幫忙照顧弟弟妹妹。我從來沒有夢想過成為神父。我只想成為一個普通的老師，在我家附近的任何一所學校任教。但由於我的 S.P.M. 成績不理想，我唯一的夢想破滅了。

結果。1984 年，我讀中三時，季神父被調往山打根，擔任聖瑪利堂區神父。從那時起，我們就有了不同語言的彌撒。看到季神父一個人在這麼大的堂區服務，我心裡有一種想要幫助他為教友服務的願望。我相信就在那一刻，上主在我身上播下了祂的種子，讓我為祂的子民服務。因此，成為上主的工具來服務祂的子民的想法在我腦海“斷斷續續”，因為我太害怕向別人提起它。

而且，從來沒有人跟我提過什麼是神父，神父的生活是什麼樣的？對我來說，這似乎是一件「神聖的事」。所以，我只能把這個想法藏在心裡，從來沒有跟別人分享過。1986 年完成中五畢業後，我在沙巴各地擔任了三年半的推銷員。這些年來，我積極參與自己堂區的合唱團和青年活動。正是在這個時候，我再次感受到了在教會服事的強烈願望。由於我的英文程度很差，我首先想到只做一位中文傳道員。後來我被告知我可以在亞庇的天主教教區中心學習和提高英語能力。在季神父、弟兄姊妹以及朋友們的大力鼓勵下，我於 1990 年進入天主教教區中心修院。

在一年半的英語學習過程中，我對英語的掌握，真是一種折磨，因為英語是我學生時代很少考及格過的科目。但朋友和同學的鼓勵和支持，幫助我克服了困難。

1992 年 2 月，我被古晉聖伯鐸學院錄取，進入主要神學院。七年的司鐸生涯對我來說確實是一段「恩典」的時光。在大修院裡，我接受了神學院對神職人員的陶成及培訓。最重要的是，這些年來，上主透過神學院的工作人員向我揭示了我是誰以及我的使命是什麼。因此，我感謝上主的慈愛，也感謝所有過去和現在對我的成長有幫助的人，感謝他們的耐心和不斷的鼓勵。

回想我的“聖召”，我覺得上主從未忘記我如祂所許諾的（希 13:5）。在我司鐸培育的旅程中，我的家人、朋友以及修生兄弟們的祈禱和鼓勵讓我得到肯定。我被任命為神父確實是來自上主愛的禮物。這將是我新生活的開始，需要你們不斷的支持和祈禱。

讚美主 !!

若望黃士交

他的司铎之旅繼續至主教職任命

[摘自 2010 年 10 月 1 日晋牧手冊]

天主以神秘的方式工作

黃士交神父最初對這項任命感到震驚，後來接受了上主的旨意，成為助理主教。若望黃士交主教被任命為沙巴亞庇教區助理主教，令許多人，包括他本人在內大吃一驚。

2010 年 6 月 7 日，慶祝他 42 歲生日的第二天，他正趕往昆達山的 Bundu Tuhan 避靜中心，參加那裡為期一週的研討會。在他帶來的未拆封郵件中，有一封蓋有曼谷郵戳的信件，曼谷是教宗本篤十六世使徒代表辦公室所在地。到達 Bundu Tuhan 後，他抽出時間閱讀了這封信，並對信中的內容感到震驚，並得悉他這項任命。他愣了快兩天，才鼓起勇氣回應。「這是不可能的，」他想。「有這麼多有能力、有活力、甚至年齡或更有資歷的人。實際上，我應該回到山打根，在那裡的教區服務。其實，我已經開始將一些個人物品寄到那裡，預計從七月開始。我心意已決，突然收到這封信，我問：“這是真的嗎？”我很困惑。”然而，經過深思熟慮，黃神父終於找到力量接受天父的旨意。他對聖母瑪利亞、耶穌的母親和我們的母親的敬礼使他對服從的意義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緊隨瑪利亞的腳步，回答說：「願祢所說的實現。」即使他無法理解眼前發生的事。他和瑪利亞那樣，只把事情放在心裡，深吸了一口氣，說：“是！”他後來告訴一位天主教記者，他曾向上主祈求力量，以便他能夠在新的牧靈事工中，好好地服務。

黃士交神父任命為主教

最初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畢竟他才 42 歲，擔任神父也才 10 多年。即使在他十幾歲的時候，他也更願意服務，而不是成為領導者。此外，同一總教區確實還有其他神父，在年齡和經驗上，他們都更深，而且在知識和智力上也是如此。這是地方教會發生的另一個事件，上主藉此表明祂以神秘的方式工作。祂的揀選方式，從古代大衛王的揀選一直到現在，都是人無法理解的。

信仰的形成

他在最近的一次採訪中回憶說，童年時期對他的天主教信仰形成影響最大的是他的母親 Rose 钟添英。哥打京那巴魯總教區的新助理總主教在 11 個孩子中排行第七，其人數相當於一支足球隊，有五個兄弟和五個姐妹，在六個男孩中排行第四。1994 年，黃氏一家在老宅子裡慶祝母親 (Rose) 的生日。

「媽媽憑著信仰撫養我們長大。她忠實地帶我們去教堂參加週日彌撒，即使是英語。她非常忠實地確保我們所有 11 個人都會參加主日彌撒，前往聖瑪麗教堂，現在主教座堂，從他們家中搭乘公共交通巴士。

「這讓我印象深刻。因為我們人數太多，擔心我們中的一些人可能會迷失在人群中，所以她會在聖體聖事後、最後的祝福之前立即聚集我們，並在其他人之先離開，」他說。她確保所有 11 個孩子都接受了

洗禮。就神父而言。黃士交神父出生於 1968 年 6 月 6 日，他在一個多月大的時候就接受了神父的洗禮。Michael Mewo 和他在 11 歲時接受了堅振聖事。當時山打根的堂區神父中有 Thomas 岑神父和 John 李神父，現任亞庇總教區榮休總主教。那時是 Tobias 季神父來到聖瑪利堂，強調用華語舉行主日彌撒的必要性。「也是在這段時間，季神父開始推動中文活動，包括天主教婦女組的發展、青年活動、祈禱會和聖母軍。」這很適合我，因為我當時只會中文，自然更傾向於參加中文的活動。我開始參與教會活動，尤其是中文青少年和合唱團。”

初期召叫

當十幾歲的若望讀中二時，他開始認真思考未來。我當時有兩個主要想法：一個是成為神職人員，一個是過安定的婚姻生活。

季神父當時是聖瑪利教堂的堂區神父，對若望考慮擔任神父職業影響最大。「他獨自一人，必須應對如此多元化的天主教社區。不知何故，我只是有一種衝動要幫助他做某事，無論他要求什麼，我都會做。我喜歡服務，而不是成為領導者，」黃士交神父在接受採訪時這樣說。好吧，不管喜歡與否，在 2010 年 10 月 1 日任命後，他成為一名助理主教，他注定會在若望李總主教退休時成為羊群的全體牧羊人。神父的另一面，黃若望的性格是個寡言的人，喜歡用行動而不是言語來表達他的服務。「我覺得這種服務對我幫助很大，更重要的是，行動勝於雄辯。」他說。這種態度似乎與這位新助理總主教的性格有關。因此，當時他的腦海裡顯然有兩個想法。當他積極參與教會的華人青年和合唱團時，他的女朋友也這麼做了。在他第二次選擇婚姻生活的情況下，他甚至想過要生六個孩子。至於婚姻生活，他會以教師為職業。「我喜歡成為一名老師，喜歡教書。有一位名叫 Lilian 的老師（聖瑪利中學的前老師）啟發了我。」他還查出了老師的收入，算了一筆財政預算，有了老師的工資，他 28、29 歲時就有足夠的錢結婚了。隨著中學教育的深入，他結婚的念頭越來越強烈。他通過了中三考試並進入高中科學系。

黃若望神父任命為聖教會主教

他成為教師的野心慢慢減弱，成為醫生的願望出現了。是什麼促使我們改變想法？錢！作為一名醫生，他可以賺更多的錢。同時，成為神父的另一願望仍然存在，但被隱藏了。然而，令人驚訝的是，在小若望就讀中四和中五的那兩年裡，保持他最積極參與教會活動的年份，以至他的母親 Rose 常對他說：「教堂已經是你的家了，你的房間就像變成旅館了。」

與天主達成協議

然後，當馬來西亞中學文憑考試（SPM）臨近時，若望是一個憂心忡忡的年輕人。在他所有的學期考試中，他從未能夠通過馬來文測驗。在就讀中四和中五期間，他的國語科目一直很差。「我在其他科目上表現得很好，例如科學、數學和地理，但國文總是讓我失望，」他回憶道。在 SPM 考試前幾個月，回應司鐸聖召的念頭再次浮現。若望先前曾被告知，對於那些渴望成為神父的人來說，嚴格的條件之

一是獲得 SPM 至少二級資格。這意味著他必須在 國文中獲得通過。這對他來說，聽起來是不可能的。於是他就和上主做了一筆協議！「如果你真的召喚我成為神父，那麼請允許我在接下來的 SPM 考試中至少以二級成績通過，」他告訴上主。1986 年，他參加考試，在等待成績的同時，隔年開始從事推銷員工作，從事直銷工作，無底薪，按實際銷售額領取佣金。「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要挨家挨戶、馬不停蹄地從沙巴的一個城鎮奔赴另一個城鎮。三年半後，我獲得了很多生活經驗。」他說。1987 年 3 月，當他忙於亞庇推銷時，他的三姐 Mary 打電話給他，告訴他，他已經通過了 SPM 二級考試。若望當然記得他與上主達成的“協議”，但似乎有某種形式的抗拒接受它。他回到山打根，必須親眼看看證書，親眼看看自己是否真的通過了考試。儘管如此，他仍然繼續從事推銷員的工作，儘管這很困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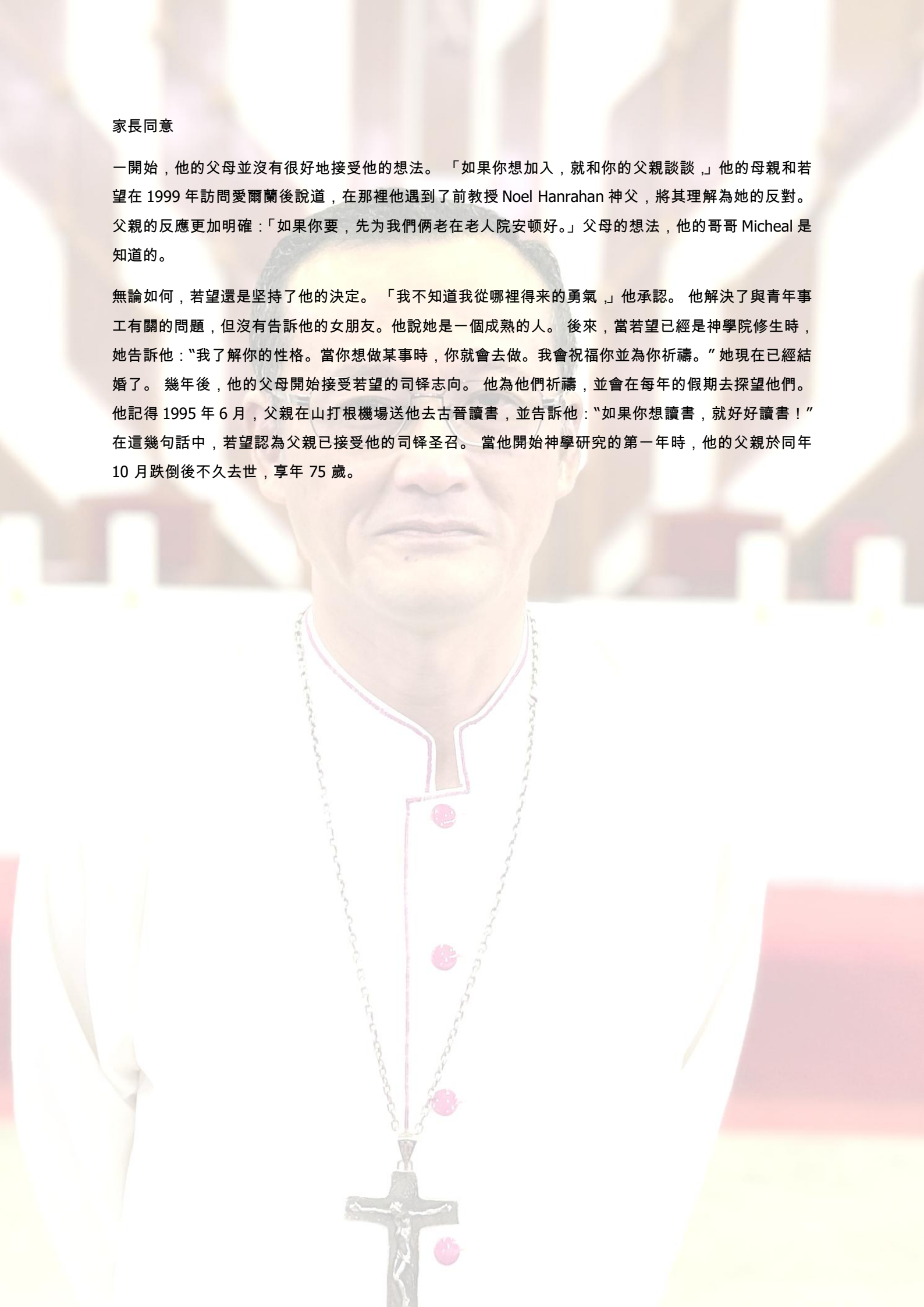
最後一搏

回到山打根後，他又繼續工作了兩年，並在那裡恢復了教會的活動。1988 年，楊傳道員 (Stella Yong) 被派往那裡協助季神父在聖瑪利教堂為華人堂區從事牧靈工作。「我想像她一樣服務，我告訴她了，」若望說。曾在台灣受訓為傳道員的 Stella 卻回信告訴他：“目前沙巴華人堂區沒有男傳道員，只有台灣有男傳道員。你為什麼不去當神父呢？”她問。Stella 不知道若望曾考慮過成為神父作為他人生的兩個選擇之一！在那段時間，王世震神父 (Fr. Nicholas Ong)，現任山打根教區副主教，隸屬於古晉的一所主要聖伯鐸神學院。在他對山打根的一次家訪中，Stella 安排了王神父在聖瑪利堂神父樓與若望會面。王神父讓若望讀一篇英文報紙上的一段話，然後問道：“你明白上面說的是什麼嗎？”若望回答說：“不！”若望承認，從小一到中五的整個學校生活中，他英語科目從未及格過。王神父隨後建議這位來自山打根家鄉的年輕天主教徒到兵南邦的天主教教區中心 (CDC) 學習英語。那次訪問幾個月後，王神父給若望寫了一封信，說“希望你一切順利”，以為他已經聽從了王神父的建議，在天主教教區中心學習英語。那封信對若望產生了一種奇怪的影響，讓他真正反思並考慮最後的決定，去還是不去。回憶起 1990 年自 1 月以來的六個月，黃神父說：“很多事情發生了。這是一場真正的掙扎。”最後，在那年 7 月，他說「是！」並告訴季神父，季神父來到亞庇並與時任天主教教區中心院長的 Jan Van der Salm 神父交談。季神父被告知，如果那是若望的意圖，那麼他必須盡快這樣做。若望原計畫秘密地參加修生課程。當他向大哥 Micheal 提出這個建議時，後者斷然拒絕了，並叮囑弟弟一定要好好做，把所有東西都交待清楚再走。因為，他當時是聖瑪利華文牧靈組的青年領袖。在離開之前，他不得不將青年事工移交給其他人。

家長同意

一開始，他的父母並沒有很好地接受他的想法。「如果你想加入，就和你的父親談談，」他的母親和若望在 1999 年訪問愛爾蘭後說道，在那裡他遇到了前教授 Noel Hanrahan 神父，將其理解為她的反對。父親的反應更加明確：「如果你要，先為我們倆老在老人院安頓好。」父母的想法，他的哥哥 Micheal 是知道的。

無論如何，若望還是堅持了他的決定。「我不知道我從哪裡得來的勇氣，」他承認。他解決了與青年事工有關的問題，但沒有告訴他的女朋友。他說她是一個成熟的人。後來，當若望已經是神學院修生時，她告訴他：“我了解你的性格。當你想做某事時，你就會去做。我會祝福你並為你祈禱。”她現在已經結婚了。幾年後，他的父母開始接受若望的司铎志向。他為他們祈禱，並會在每年的假期去探望他們。他記得 1995 年 6 月，父親在山打根機場送他去古晉讀書，並告訴他：“如果你想讀書，就好好讀書！”在這幾句話中，若望認為父親已接受他的司铎聖召。當他開始神學研究的第一年時，他的父親於同年 10 月跌倒後不久去世，享年 75 歲。



25 年的神職生涯

在 2023 年 11 月 30 日的簡短訪談中，黃士交總主教分享了以下挑戰和經驗。

25 年的神父生活。對你來說，這一切是否比一帆風順更順利？

沒有一段旅程是一帆風順的。如果只是起起或落落，那會很無趣。但這並不一定意味著它是一件消極的事情。這些起起落落會讓生活變得更加有趣。

舉個例子，我在天主教教區中心為修生效力了 6 年半。這時候，當學生反應不好時，你自然會感到沮喪和憤怒，但你會認為這是失落嗎？或者當你作為主教時，當你組織教區活動時，有些人不想參加或不回應。當然，這是非常令人失望的，但這並不妨礙前進，因為還有其他堂區渴望一起前進。你會認為它是負面的/失落的嗎？因此，「起起落落」是生活的一部分。保持耐心是必須的。

身為總主教，您過去和現在面臨的主要挑戰是什麼？

主要的挑戰是保持忠誠，同時腳踏實地。由於天主在 25 年來一直忠實地引導我，我也想忠實地回應。我努力在祈禱生活中保持忠誠。充分地善度作為主教的司鐸生活，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身為主教，你必須成為父親的形象，反映我們的天父，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必須非常有耐心並具有憐憫心。既要富有憐憫心，又要確保沒犯規，確實不容易。

有時，作為一個父親的角色，你往往會做出反應，而不是回應。但歸根結底，我始終相信，無論我做出什麼行動或決定，它總是受到主的靈的指導。我可能無意中做出了這些決定，但並非無知；天真地允許/就是允許聖靈引導我。

為什麼我說我的旅程一直被引導，因為在我進入神學院之前，神就已經在預備我了。我是一個極度內向的人，中學畢業後，我實際上找到了一份挨家挨戶敲門的推銷員工作。這份工作沒有固定薪水，只是純粹的佣金制。沒有銷售，就沒有報酬！我這樣做了 3.5 年，現在回想起來，這是神為我準備神師旅程的方式，我不能成為一個內向的人。

我們知道您幾乎沒有空閒時間。在你僅有的一點空閒時間裡，你通常會如何度過呢？

我不太同意這個問題，因為上主給了我們所有人平等的一天 24 小時。這取決於我們的時間管理。如果你說你根本沒有空閒時間，那麼也許你沒有好好管理你的時間。我想我們一天至少有 30 分鐘的空閒時間。只要有空閒時間，除了禱告時間，我就喜歡運動。事實上，我幾乎對運動上癮了。我以前打羽毛球、足球和五人制足球，但最近疫情發生後，我開始慢跑、快走和爬山。在慢跑或散步時，我也會花時間思考和反思。至於登山，對我來說幾乎就像是個人靜修。為了幫助我更順利地前進，我還有一個親密的朋友圈，其中包括男女平信徒。這與我所擁有的官方長老教會圈子不同。我發現這種團契很重要，它讓我腳踏實地，讓我真正可以做我自己！

對所有與您一起慶祝這一里程碑的人有什麼特別的訊息嗎？

主教之旅的召喚在這個時候是如此恰當，因為在這趟旅程中，教宗提到了參與、共融和使命。無論你在教會中擔任什麼職位，無論大小，我們都必須一起前進。所有受洗者的使命就是參與，一旦參與，你們就彼此相融。此外，教宗也說，當你去傳教時，我們需要擴展帳篷，成為一個包容性的教會，而不是排斥性的教會。所以，本質上，讓我們一起並肩同行。